文與哲　　第三十五期
2019 年 12 月　　頁 1~18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

李煦幼子李以鼐小考*

黃一農、王偉波**

〔摘 要〕

皮述民教授曾主張《紅樓夢》中的寫作素材除一部分取自江寧織造曹寅家外，也不乏源出蘇州織造李煦家者，進而揭舉李煦長子李以鼎就是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脂硯齋。由於證據不足，其說沒能獲得共識，但亦有學者受到啟發，並提出李以鼎之弟李以鼐才是脂硯齋的主張，希望借此鬆解開「脂硯何人」的紅學死結。但因大家對李以鼐生年的判斷相差近二十年，對該假說可否繼續開展造成了基礎障礙。有鑒於此，本文在重新深入探析李煦幕友沈櫄元、成達可、李果等人所寫的相關詩文以及現存共六次纂修的《昌邑姜氏族譜》後，得出李以鼐為李煦於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所生之行三次子的結論。

關鍵詞：李煦、李以鼎、李以鼐、脂硯齋、紅學

---

*本文受到「曹雪芹的歷史世界(106-2420-H-007-018-MY4)」計畫的支持。

**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山東昌邑市博物館研究員。

一、前言

皮述民教授於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力闢蹊徑，主張《紅樓夢》中的素材除一部分取自江寧織造曹寅家外，也不乏源出蘇州織造李煦（稱曹寅為老妹丈或妹丈）家者，進而揭舉李煦長子李以鼎（曹雪芹的表叔輩）就是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脂硯齋。[1]這與豫親王修齡之子裕瑞 (1771-1838) 所稱「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指曹雪芹）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的說法若合符契。[2]

雖然紅壇中人迄今對皮述民之說仍無足夠共識，但亦有學者受到啟發，開始將指認脂硯齋的範圍擴大至李煦的其他兒子。近年，余運彪與崔川榮等先生就先後提出李以鼎之弟李以鼐（音「耐」）才是脂硯齋的主張。[3]由於此一思維方向似乎有機會鬆解紅學中「三個死結」之首的「脂硯何人」，[4]故頗值得正視。但余運彪和樊志斌相信第六修《昌邑姜氏族譜》（宣統元年修）中以鼐生於康熙三十六年的記載，崔川榮則在無論證的情形下，逕以李煦於康熙五十五年所誕之子為李以鼐。[5]生年的分歧，使該論斷無法圓融無礙。本文即嘗試透過李煦幕友沈槱（音「友」）元、成達可（槱元之表哥，曾抄錄整理李煦之《虛白齋尺牘》）、李果等人所寫的詩文，[6]以及清代六次修纂之《昌邑姜氏族譜》（李煦之父姜士楨於崇

---

[1] 查弼納於雍正二年奏報查抄李煦家產案的滿文奏摺中，共有 37 處提及李煦之子李鼎，但李煦在康熙五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的〈為妻韓氏病故臨危之際囑代具謝恩摺〉中，則稱己子之名為以鼎，該「以」字乃行字。參見高振田譯：〈查弼納奏報查抄李煦家產及審訊其家人史料〉，《歷史檔案》1985 年第 4 期，頁 3-14、33；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李煦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頁 165。

[2] 此段參見皮述民：《蘇州李家與紅樓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年）；皮述民：《李鼎與石頭記》（臺北：文津出版公司，2002 年）。

[3] 余運彪：〈《紅樓夢》研究的方向及對姜氏族譜的再研究〉，《文教資料》2011 年第 34 期，頁 13-14；崔川榮：〈李鼐與脂硯齋真實身份之比較〉，《紅樓夢研究輯刊》，2016 年第 12 輯，頁 35-57。

[4]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年），頁 400。

[5] 余運彪：〈《紅樓夢》研究的方向及對姜氏族譜的再研究〉；崔川榮：〈李鼐與脂硯齋真實身份之比較〉；樊志斌：〈李煦與沈槱元〉，《曹雪芹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26-42。

[6] 為《成達可行樂圖》題跋的七人當中，即包含李煦、李果、沈槱元，可見他們彼此的關係相當密切。參見樊志斌：〈祝天裕繪《成達可行樂圖》及李煦題詩〉，《曹雪芹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45-51。

禎末年被清軍俘虜後，被無子的李有功過繼並改姓[7]）中的記述，重新深入耙梳相關敘事背後的文字內涵，以理清李煦子嗣情況以及李以鼐究竟誕於何年等關鍵性的背景問題，為下一步另文追索李以鼐與《紅樓夢》小說創作之間的可能關係奠定基礎。

二、李煦幕友所提及的李以鼐

追隨李煦長達二十多年且與曹寅多有往還的沈樗元[8] 所著之《柯亭吹竹二集》卷七中有《賀李廷尉公舉子》長詩一首（圖表 1），稱李煦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歲（李煦六十二歲）九月十五日得一幼子，這是他獲邀參加滿月（因其詩有「阿兄璋弄剛彌月」句）湯餅會時所賦。[9]

圖表 1：沈樗元賀李煦生子詩。[10]

沈樗元，《柯亭吹竹二集》，卷七

〈賀李廷尉公舉子〉：

丙申九月十五日，竹村先生育麟大慶，余得與湯餅會，因效白香山〈賀崔侍郎舉子〉詩輒為揮毫，然鳳雛雀躍，雖成十截句，猶未足以暢我賀忱也，步方永大茅君後塵，再填詞一闋，蓋《三百篇》反覆祝嘏之旨云爾。

玉節牙旗護近臣，乍添蓬矢慶方新；
尚衣官署紅雲降，織女拋梭送石麟。
梨花九月出靈根，瑞靄充閭慶德門；
二十餘年未舉子，佳兒新得小如孫。
綉薦紅羅繞畫屏，玉芽珠顆叶金鈴；
洗兒有句千秋再，日月歡同是考亭。
（晦翁九月十五日生，父喬年先生作〈洗兒詩〉）
長庚入夢孕星精，花甲初週碩果生；
頭角岐嶷秀骨異，我為溫嶠試啼聲。
重陽纔過花仍在，菊水盆中浴鳳雛；
何事知公第一喜，展書不但識之無。
密邇三台星是媊，起居八座貌如仙；
九旬阿母偏多慶，添個文孫弄膝前。
長君風致自高騫，又有童烏讀太玄；
新穀養成毛羽日，阿鴻帶去共摩天。
（崔光悌長子名阿鴻，光悌訓次子曰：「阿鴻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烏臺今日鸞生穀，豸府明朝鯤化鵬；
不是父官仍大理，定揚祖烈再中丞。
銀盤不進五侯鯖，湯餅筵前頌百齡；
惟有沈郎堪與宴，老來一樣得寧馨。
（余七月十六日得子）
玉暖烟生種幾回，宜男何必祀郊禖；
阿兄璋弄剛彌月，喚出呱呱小弟來。
（第三如夫人十月坐蓐）

---

[7] 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210-220；王偉波：〈李煦與曹雪芹祖母李氏兄妹關係再探〉，《曹雪芹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43-56。

[8] 參見樊志斌：〈李煦與沈樗元〉。

[9] 古人「生子三朝」時常會舉辦湯餅會，但亦有選擇彌月等日宴客者。參見〔明〕彭大翼：《山堂肆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年），卷 142，頁 11；〔明〕曹學佺：《石倉詩稿》（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乾隆十九年刊本，2000 年），卷 26，頁 4-5。

[10] 沈樗元的《柯亭吹竹二集》不詳今存何處，轉引自王利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紅樓夢》與清初史料鉤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年），頁 463。

詩中的「長君風致自高騫，又有童烏讀《太玄》；新鷇養成毛羽日，阿鴻帶去共摩天」，分別敘及李煦諸子。首句應是指當時二十三歲長子李以鼎，[11]謂其風采高超不凡。次句則形容另一子（所謂「又有」），並用了漢・揚雄次子揚烏之典。神童揚烏七歲時即助父著《太玄》，九歲早夭，後即以「童烏」為早慧但夭折者之代詞。[12]第三、四句以「鷇（音「扣」，指由母哺食的幼鳥）代稱李煦新生的幼子，[13]冀盼他長大後能與大哥一起在皇帝身邊侍候（所謂「共摩天」），典出北魏崔光悌訓勉幼子的故事，稱「阿鴻（其長子名）摩天去，汝可不勉哉」。[14]皮述民誤以末句「阿鴻帶去共摩天」，乃指李以鼎此前曾朝見過皇帝，但李以鼎當時都還不曾當差。[15]

至於末句的「阿兄璋弄剛彌月，喚出呱呱小弟來（原注：第三如夫人十月坐蓐）」，則謂李煦在九月十五日得子之後，其第三妾亦將於十月預產（古代產婦分娩常有鋪坐在草蓐上者，故以「坐蓐」指臨產），沈橓元於是預祝他再得男丁。但從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李煦寄給在京三弟李炘的信中可知，此妾於十一月二十四日添一女（當為煦之次女）。[16]

此外，沈橓元的表兄成達可亦有《大理李公舉第二子》一詩，稱：

清風修竹桂聯芳（御賜堂名「修竹清風」），爭羨龍門再弄璋。
奕葉簪纓皆入座，鳳麟有種自非常。
菊吐清芬月正圓（九月十五日生），仙源紫氣育英賢。
主人花甲籌添二，從此長歌瓜瓞綿。
高堂壽母慶期頤，喜茂文孫百福宜。

---

[11] 雍正元年李鼎的自供狀中說自己當年三十歲，反推生年亦與族譜所載的康熙三十三年吻合。參見高振田譯：〈查弼納奏報查抄李煦家產及審訊其家人史料〉，頁 6。

[12] 沈氏此句不可能僅以揚烏的早慧來稱譽李煦之子，因若李煦此子當時尚存，則該用典即有詛咒當事人之嫌。參見〔漢〕揚雄撰，汪榮寶注疏，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卷 5，頁 166-168。

[13] 從「鷇」字的使用，知此句不可能與前句同樣被用來形容如童烏一樣早慧之次子。

[14] 〔清〕張英、王士禎等：《御定淵鑒類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年），卷 249，頁 23。

[15] 皮述民：《蘇州李家與紅樓夢》，頁 423-429。

[16] 〔清〕李煦著，姜煌輯，王偉波校釋：《虛白齋尺牘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235。

忘老不須學戲綵，娛親正好奉含飴。[17]

成達可直接涉及李煦的詩至少還有八題，知二人互動密切。他在前述詩題中之所以稱康熙五十五年九月李煦六十二歲新獲之子為「第二子」，當係僅計及存世者。

李果撰於雍正七年的李煦行狀[18] 中稱其病卒時僅有「子二人鼎、鼐，女一人」，「韓夫人已先數年卒，二子又遠隔京師」且「子鼎聞之哭失聲」。至於該文中為何稱李煦卒時僅以鼎一子「哭失聲」，則或因以鼐尚未成年而遭忽略。再從此文「果客公久，懼公懿美弗聞，謹為之狀」、「果曾依公幕府，受知頗深」等描述推判，在李煦幕中多年的李果對李煦子女的情形想必有充分掌握，李果前文之內容理應獲得李家的認可，則以鼐是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所生之幼子（十四歲喪父）無疑。

文獻中未見中間早逝之子的名字，筆者疑該缺名之子名鼒（音「資」）。《詩・周頌・絲衣》有「鼐、鼎及鼒」句；《說文解字》在鼎部之下僅有四字，依序是鼎、鼒、鼐、鼏（音「扃」）；[19] 明・虞淳熙有「鎔鼎鼒鼐而成一金，合日月五星而成一曜」句；[20] 清・楊芳燦有「揮灑珣玗琪，刻畫鼎鼒鼐」句；[21] 清人劉士鉉的三子名廷立、廷鼒、廷鼐。[22] 故李家分別將三子命名為以鼎、以鼒和以鼐，亦有其道理。

---

[17] 原書裝訂時出現錯置，故被疑此詩的末句有闕佚。參見〔清〕成達可：《彭麓詩鈔》（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羅氏雪堂藏書遺珍》景印康熙間稿本），七言絕句，頁 14；〔清〕李煦著，姜煌輯，王偉波校釋：《虛白齋尺牘校釋》，頁 236。

[18] 〔清〕李果：《在亭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乾隆間刊本，2011 年），卷 11，頁 28-33。

[19] 感謝高樹偉先生的提示。

[20] 〔明〕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明末刊本，2000 年），文集，卷 3，頁 26。

[21] 〔清〕楊芳燦：《芙蓉山館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七年活字印本，1995 年），詩鈔，卷 6，頁 2。

[22] 佚名：《三舍劉氏六續族譜》（成都：巴蜀書社，《中華族譜集成》景印光緒三十一年刊本，1995 年），卷 15，頁 15。

三、《昌邑姜氏族譜》中的李以鼐

翻查康熙三十六年一修的《姜氏世譜》，當中僅記「以鼎，煦長子」（圖表 2）。康熙六十年二修之《昌邑姜氏族譜》，則稱「詹氏，生子以鼎；范氏生子以鼐」。[23]「以鼎，煦長子，字□□，生於康熙甲戌（三十三）年□月□□日□時，娶巴氏；以鼐，煦次子，生於康熙□□年□月□□日□時，聘吳氏」（圖表 3）。[24]由此可知，以鼎為庶長子。

二修譜未載以鼐生年，同治八年的五修譜則補其生年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歲。如果以鼐確實生於此年，[25]則他僅比生於康熙三十三年的李鼎小三歲，在康熙六十年二修譜刊行時已經二十五歲，很難想像此時仍在蘇州織造任內且子嗣不旺的李煦（四十歲始生長子鼎）會讓其子如此遲婚，而僅僅是「聘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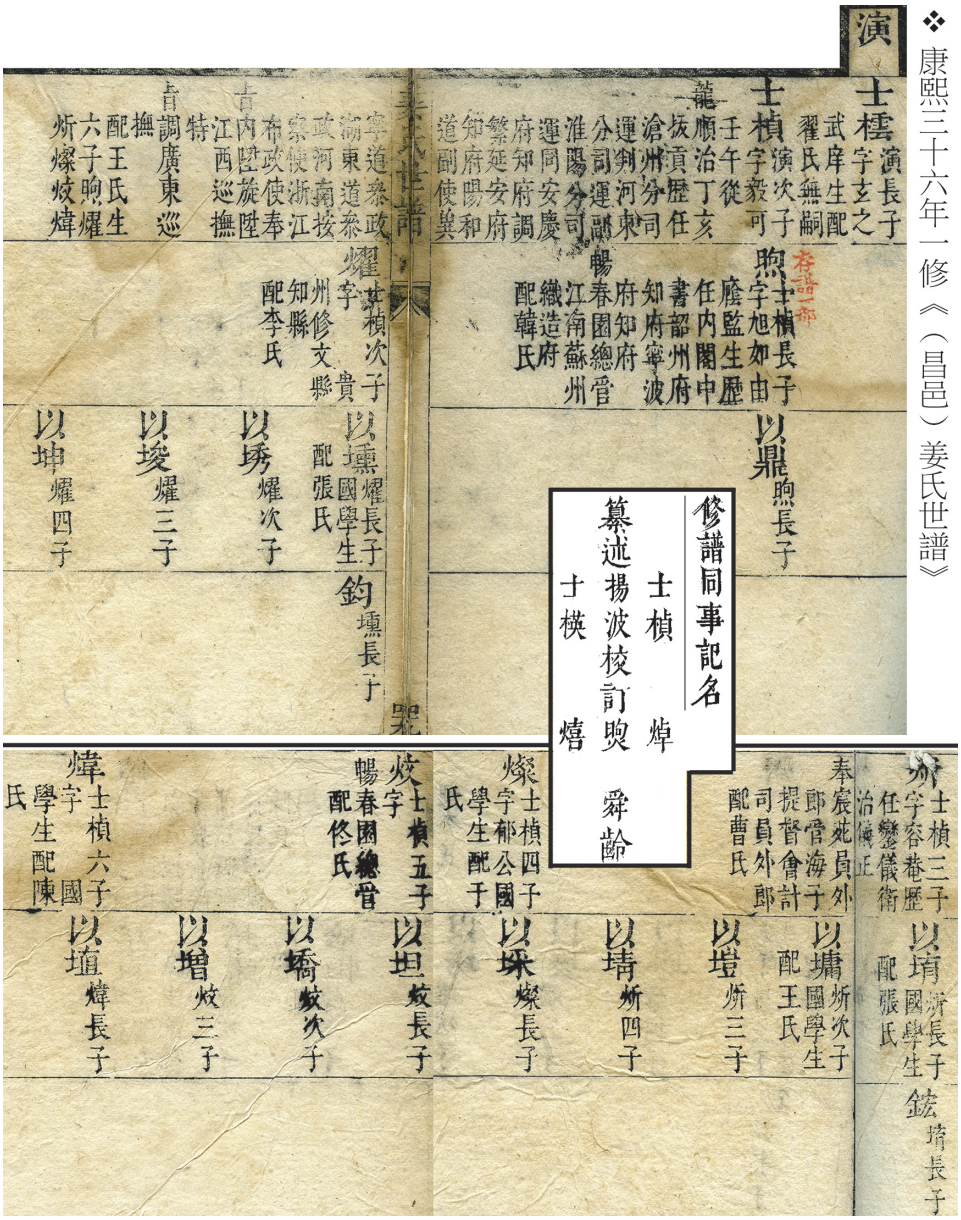
---

[23] 後出的五修譜稱以鼐為苑氏所生，此應為形近之「范」字的誤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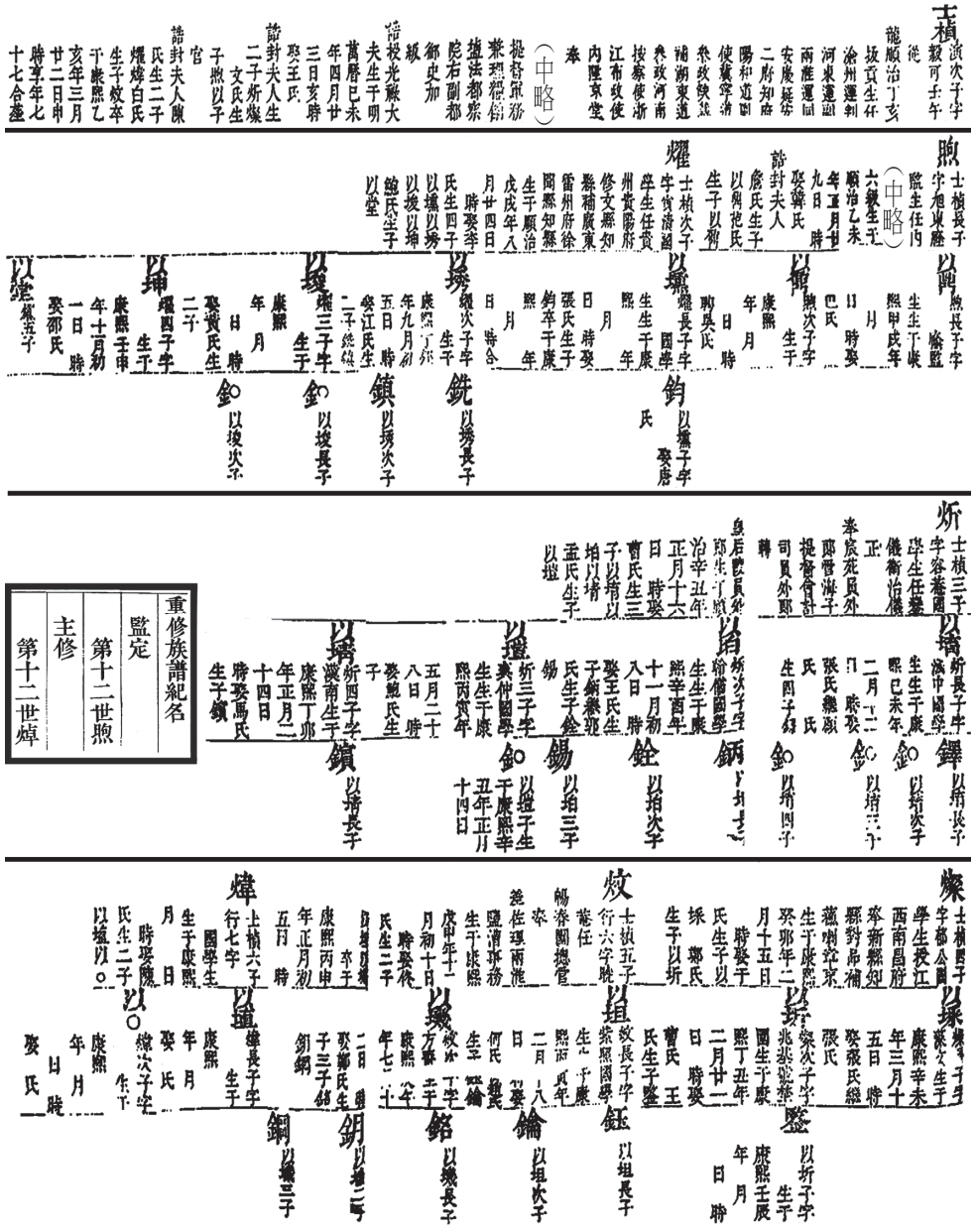
[24] 由於當時規定八旗女子須經挑選（通常是年至十三歲者）之後方准結親，故疑吳氏應為民人。參見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21-248、332-341。

[25] 五修、六修譜中稱康熙三十三年詹氏為李煦生長子以鼎，三十六年苑（應為「范」）氏生以鼐。樊志斌因懷疑成達可之所以稱五十五年再得之子為「第二子」，乃根據的是同母所生子的排序，故主張該幼子應是詹氏所生，且謂沈樗元〈賀李廷尉公舉子〉詩中的「二十餘年未舉子」句，亦描述的是詹氏，此據詩意應為李煦才對。參見樊志斌：〈李煦與沈樗元〉，頁 39。

圖表 2： 康熙三十六年一修《昌邑姜氏世譜》中的李士楨支。



圖表 3： 康熙六十年二修《昌邑姜氏族譜》中的李士楨支（已重排）。


士楨
（中略）
以煒
以鼎
以鑑
以鈞
以塤
以鎮
以垹
以坤
以堡
以鑑
以鈞
以鎮
以垹
以鑑
以鈞
以鎮
以垹
以鑑
以鈞
以鎮
以垹

> 我雖女流，頗知大義。我屢屢蒙萬歲天恩，心中時刻感激。目下我的病勢如此，自然不能再見天顏的了。但受恩深重，不及親見兒子以鼎當差效力，我死了魂魄是不安的。我自願來生世世犬馬，報答萬歲隆恩。你要具個摺子，把我感謝的意思，代奏一奏。[26]

李以鼎時年二十一歲（曹顒即是在此年紀當差[27]），而旗員子弟若自幼隨任在外至十八歲者，除有欲留任所協辦家務者，需「准督撫代為題請，聽候部議」，否則，依例皆得回京歸旗當差，之後才可量能授秩。[28]故若李以鼐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則他此時已十八歲（曹頫返京當差在十九歲[29]），李煦理應將其名亦置入代妻所上的病危謝恩摺中，順便為其幫襯。同理，若李以鼐確生於康熙三十六年，則查弼納於雍正二年奏報查抄李煦家產的奏摺中，就不該只針對三十一歲的長子李以鼎，而讓已二十八歲的以鼐（實僅九歲）全身而退。[30]故李以鼐只能是康熙五十五年李煦新獲之子，他在李煦進呈前摺時年僅三歲。

以上所論，於各修《昌邑姜氏族譜》中的有關表述也可見其端倪。二修譜所記十二世煒的次子，十三世埈的長、次子，堉的次、三、四子，以及塏的獨子皆無名字。但其中塏子的生辰康熙六十年辛丑歲正月十四日被詳載，而此時間點較主修二修譜之姜焯撰序的康熙六十年立春後三日（正月十一日）還晚三天！由此可見，二修譜入譜原則是「始生即書」。[31]但士楨其餘十九位孫輩（其名以「金」為部首）當中，亦無一記載生年，甚至連已婚之塤的長子鈞亦然；李煦的孫輩（其名以「土」為部首）中，還有六位的生年從缺；士楨的第六子煒雖已生了二子，也仍未見注明生日。由此可見，二修《昌邑姜氏族譜》開雕前夕，主修姜焯收集

---

[26]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李煦奏摺》，頁 165。

[27] 曹顒或因家中多事（祖母及本生父曹荃先後過世等）而延緩當差。參見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頁 149-150。

[28] 清律規定：「向來旗員子弟自幼隨任在外至十八歲者，例應來京。若有欲留任所協辦家務者，准督撫代為題請，聽候部議。」參見〔清〕允祹等編：《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乾隆二十九年成書，1983 年），卷 32，頁 8-9；〔清〕蕭猛（字號為奭齡，原誤其名為蕭奭）撰，朱南銑點校：《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乾隆十七年成書，1959 年），續編，頁 393。

[29] 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頁 151。

[30] 高振田譯：〈查弼納奏報查抄李煦家產及審訊其家人史料〉。

[31] 佚名：《三舍劉氏六續族譜》，卷首，頁 9。

到的李氏各房材料詳略不一，故對部分缺失內容採取了預留空格的折衷辦法。

又，二修譜稱煦為「士楨長子」、耀為「士楨次子」、炘為「士楨三子」、燦為「士楨四子」、炆為「士楨五子，行六」、煒為「士楨六子，行七」（圖表 3）。行六的李炆在譜中被稱為士楨第五子，行七的李煒則為第六子。由此知李炆必有一兄（生於康熙二年至八年間）幼殤，亦可見此譜不收早殤之人（但殤子仍會算入排行）。

早殤者不入譜，通過二修族譜所錄士楨孫輩資料與杜臻所撰士楨墓誌銘相關資料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例子。在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六日，李煦兄弟將其父李士楨 (1619-1695) 安葬於通州城西之王瓜園，於此前向時任兵部尚書浙江嘉興人杜臻（約 1633-1703）乞銘，杜氏在該墓誌文[32]之末稱：「臻忝舊治，知公悉，屬為銘，誼不敢辭，謹據狀，次第行實而系以銘。」杜臻與李士楨頗有交誼，且據李煦等所提供的行狀而撰，其真實性不容置疑。在此志銘中，杜臻共臚列士楨「孫男十五人」，其順序以及各自的出生年（出生年見二修譜）如下：

1.以塤，國學生，耀出；
2.以堉 (1679)、以墉 (以**土白**，1681)、以塏 (1686)、以堦 (1687)，俱國學生，炘出；
3.以坦 (1686)、以墝 (以**土幾**，1690)、以增，俱炆出；
4.以埏 (1687)、以埈 (1689)、以坤 (1692)，俱耀出；
5.以采 (1691)、以某（應為以圻；1697），燦出；
6.以鼎 (1694)，煦出；
7.以某（當為次子），煒出。

以上除了首舉長孫以塤外，餘孫皆分房依長幼順序臚列。而生於康熙三十二年見於一修族譜的煒之長子以埴卻未載（一修譜完成於康熙三十二年二月，則該譜的入譜原則也是「始生即書」），此當因早殤的緣故，二修譜亦不載並刪其名。另，見載於二修譜的李耀之二、三、四子俱見載於墓誌銘，而獨無長子以壎，也是因

[32] 〔清〕杜臻：《經緯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康熙間刊本，2011 年），卷 10，頁 10-13。

其早殤，[33]但二修譜不刪其名，是因為其已婚配，並生子鑌。我們據此即可合理解釋為何李煦於康熙五十五年所生之幼子以鼐原應為行三，卻在二修譜上被記成了「次子」。

墓誌所載士楨十五孫中，生於康熙三十六年的李燦次子以某（即以圻，當時或尚未取名，故以某代）赫然在目，可見該十五名男孫的選取原則僅以是否存世為標準。故李煦行二之子應不會存在於其父士楨葬禮（康熙三十八年二月）之前，否則杜臻所撰墓誌絕不會闕載 。再結合沈樞元於康熙五十五年所作《賀李廷尉公舉子》一詩中「二十餘年（約指）未舉子」句，以及李鼎生年，此行二之子最可能生於康熙三十四、五、六年，而三十八年二月之前即已殤亡。同治八年五修譜增注李以鼐生於康熙三十六年，正在前面推算的圍之內，若五修譜所補非空穴來風，即為編者將新得的行二之子的生年誤繫為行三之次子以鼐的生年了。

四、小結

綜前所論，李煦共生二女三子（圖表 4），[34]嫡妻韓氏先為其生長女，然卻一直艱於子嗣。明律中規定官民均需四十歲以上且無子者，始可納側室，入清之後此條雖被刪，[35]但李煦很可能尊重較其年長三歲之嫡妻韓氏，而於四十歲或之前不久才娶詹氏為妾，旋於康熙三十三年四十歲時生長子以鼎；詹氏或於三十六年又生行二之子（名以鼐？），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前即殤亡。迄五十三年韓氏過世前後，李煦又納兩名側室以增嗣，其中第二妾范氏於五十五年九月生以鼐，[36]第三妾亦於同年十一月生一女，李煦這年已六十二歲。此外，因雍正七年李果為李煦撰寫行狀時，謂煦過世時僅有「子二人鼎、鼐；女一人，黃阿琳其婿也，正黃旗參領兼佐領、為內務府營造司掌印郎中佛公寶之子」，知其長女當時應仍在世，但五十五年十一月所生之次女未見交代，或亦殤。

前述以李以鼐為李煦生於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之行三次子的結論，可與已知幾

---

[33] 參見〔清〕李煦著，姜煌輯，王偉波校釋：《虛白齋尺牘校釋》，頁 199。

[34] 改繪自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頁 219。另參見清代六次修纂之《昌邑姜氏族譜》；王偉波：〈蘇州織造李煦的昌邑親族〉，《曹雪芹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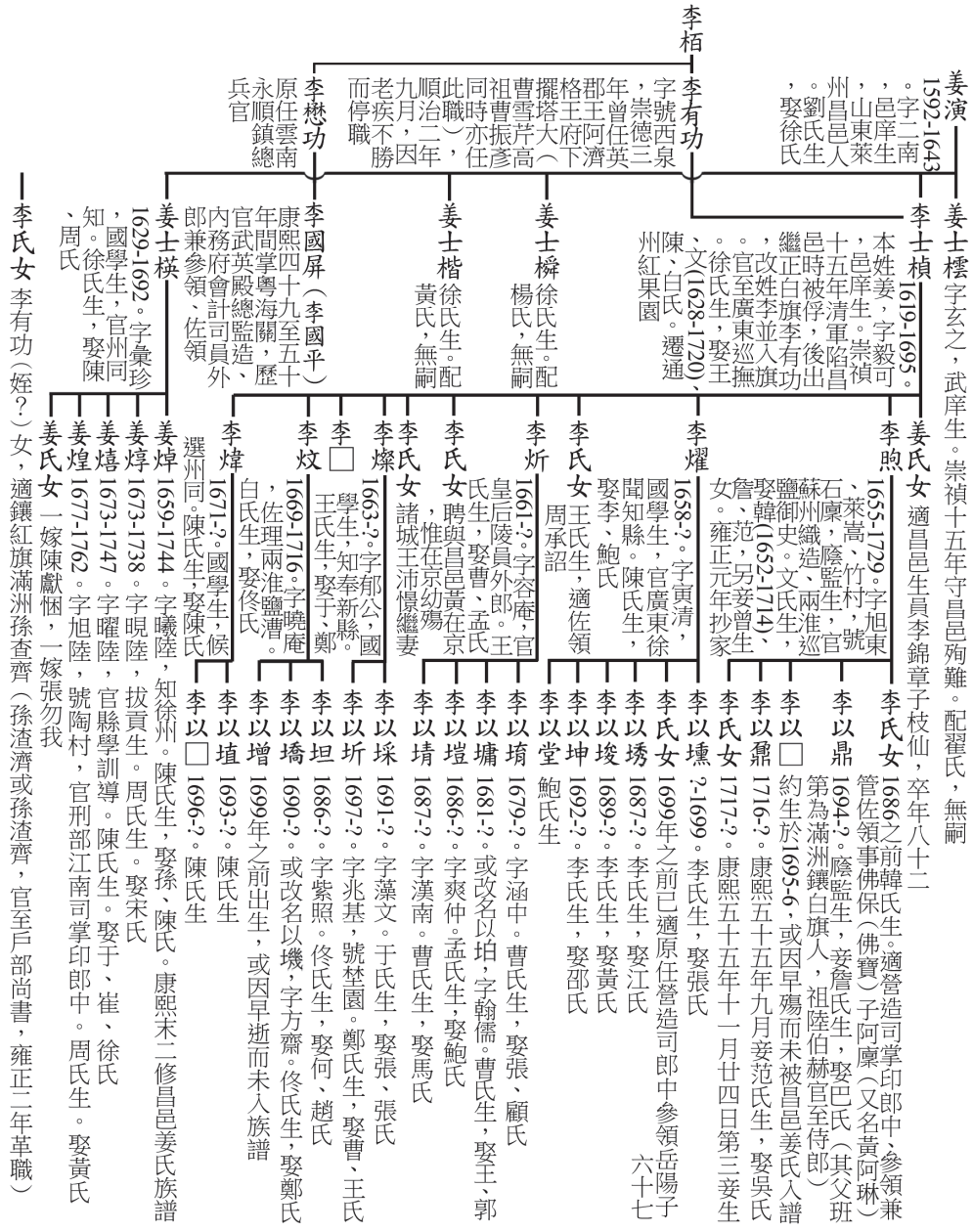
[35]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41-43。

[36] 以鼐母范氏應為妾媵而非繼妻（韓氏卒於兩年前），否則身為李煦長期重要幕客的沈樞元和成達可，應不至於皆在詩集中漏賦此一續弦大事。

乎所有一手文獻合榫，只有成書於同治八年的五修以及宣統元年的六修《昌邑姜氏族譜》不合（圖表 5），該晚出之兩譜記李以鼐誕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歲，但此生年卻未見於康熙三十六年成書的一修以及六十年成書的二修譜。若該晚出之記載為真，則我們將完全無法解釋為何李煦於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再舉子時，成達可在賀詩中稱此排在以鼎、以鼐之後的新生兒為「第二子」！又，沈櫄元為同一事所賦的《賀李廷尉公舉子》詩中，以「長君風致自高騫，又有童烏讀《太玄》；新鷇養成毛羽日，阿鴻帶去共摩天」句，依序描述李煦諸子，其中第二句如是用來稱譽李以鼐如同早殤的揚雄次子揚烏般早慧，該用典將變得極其不恰當。再者，由李煦監定之康熙六十年二修《昌邑姜氏族譜》中，稱李以鼐聘吳氏，若他生於康熙三十六年，則這時已約二十五歲，子嗣一直不旺的李煦應無理由讓已締親的李以鼐如此遲婚。

綜前所論，李煦共生三子，在雍正七年他病卒於打牲烏拉時，僅長子以鼎與幼子以鼐尚存，後者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五日所生，在族譜中乃行三之次子。

圖表 4： 李士楨家族之世系。



圖表 5：各不同版本《昌邑姜氏族譜》中的李煦父子小傳[37]

	李煦（十二世）	李以鼎（十三世）	李以鼐（十三世）
一修	士楨長子……配韓氏（右側有朱印“存譜一部”四字）	煦長子	-
二修	士楨長子……生於順治乙未年正月廿九日□時。娶韓氏，誥封夫人；詹氏，生子以鼎；范氏，生子以鼐	煦長子，字□□。蔭監生。生於康熙甲戌年□月□□日□時，娶巴氏	煦次子，字□□。生於康熙□□年□月□□日□時，聘吳氏
三修	（與二修同板）	（與二修同板）	（與二修同板）
四修	士楨長子……生於順治乙未年正月廿九日□時。娶韓氏，誥封夫人；詹氏，生子以鼎；范氏，生子以鼐	煦長子，字□□。蔭監生。生於康熙甲戌年□月□□日□時，娶巴氏	煦次子，字□□。生於康熙□□年□月□□日□時，聘吳氏
五修	士楨長子……生於順治乙未年正月廿九日。娶韓氏，誥封夫人；詹氏，生子以鼎；苑（按：應為“范”字之形誤）氏，生子以鼐	煦長子。蔭監生。生於康熙甲戌年，娶巴氏	煦長（按：“長”字應為“次”字之誤刻）子。生於康熙丁丑年，娶吳氏
六修	（與五修同板）	（與五修同板）	（與五修同板）

【一修】康熙卅六年　【二修】康熙六十年　【三修】乾隆卅三年
【四修】嘉慶廿二年　【五修】同治八年　【六修】宣統元年

[37] 一修本名《姜氏世譜》，其他各本均名《昌邑姜氏族譜》，除五修本藏於私人之手外，皆見於昌邑市博物館。

徵引書目

允祹等編：《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

王利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紅樓夢》與清初史料鉤玄》，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年。

王偉波：〈李煦與曹雪芹祖母李氏兄妹關係再探〉，《曹雪芹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43-56。

_____：〈蘇州織造李煦的昌邑親族〉，《曹雪芹研究》2013 年第 2 期，頁 1-16。

皮述民：《李鼎與石頭記》，臺北：文津出版公司，2002 年。

_____：《蘇州李家與紅樓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年。

成達可：《彭麓詩鈔》，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羅氏雪堂藏書遺珍》景印康熙間稿本。

余運彪：〈《紅樓夢》研究的方向及對姜氏族譜的再研究〉，《文教資料》2011 年第 34 期，頁 13-14。

佚名：《三舍劉氏六續族譜》，成都：巴蜀書社，《中華族譜集成》景印光緒三十一年刊本，1995 年。

李果：《在亭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乾隆間刊本，2011 年。

李煦著，姜煌輯，王偉波校釋：《虛白齋尺牘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

杜臻：《經緯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詩文集彙編》景印康熙間刊本，2011 年。

定宜莊：《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李煦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

高振田譯：〈查弼納奏報查抄李煦家產及審訊其家人史料〉，《歷史檔案》1985 年第 4 期，頁 3-14、33。

崔川榮：〈李鼐與脂硯齋真實身份之比較〉，《紅樓夢研究輯刊》2016 年第 12 輯，頁 35-57。

張英、王士禎等：《御定淵鑒類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年。

曹學佺：《石倉詩稿》，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乾隆十九年刊本，2000 年。

彭大翼：《山堂肆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6 年。

揚雄撰，汪榮寶注疏，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黃一農：《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

_____：《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楊芳燦：《芙蓉山館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景印光緒十七年活字印本，1995 年。

虞淳熙：《虞德園先生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景印明末刊本，2000 年。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 年。

樊志斌：〈李煦與沈槱元〉，《曹雪芹研究》2014 年第 3 期，頁 26-42。

_____：〈祝天裕繪《成達可行樂圖》及李煦題詩〉，《曹雪芹研究》2015 年第 3 期，頁 45-51。

蕭猛撰，朱南銑點校：《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A Brief Study on Li Xu's Youngest Son Li Yi-Nai

Huang, Yi-Long*, Wang, Wei-Bo*

[Abstract**]**

Professor Pi Shu-Min once claimed that the materials for writing T*he Dream of Red Chamber* were not only obtained from Jiangning's Official of Royal Clothes Cao Yin's family but also originated from Suzhou's Official of Royal Clothes Li Xu's family. He further revealed that Li Xu's eldest son Li Yi-Ding was the real identity of Zhi-Yan Zhai, a person tha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of the novel. While insufficient evidence prevented this proposition from acquiring general agreement, some scholars were inspired by it and suggested, in the hope of solving the deadlock of "who Zhi-Yan was" in Red studies, that the real identity of Zhi-Yan Zhai was Li Yi-Ding's youngest brother Li Yi-Nai. Nonetheless, scholars' judgments on Li Yi-Nai's birth year differed by nearly two decades, posing a basic obstacle to whether this hypothesis can continue to develop. In view of this, this article once again scrutinizes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poems and articles written by Li Xu's subordinates Shen You-Yuan, Cheng Da-Ke, Li Guo, etc. and the existing *Genealogy of the Jiang Family in Changyi*, which has been edited and collated six times. The conclusion is that Li Yi-Nai was Li Xu's third son, who ended up ranking second (because his second elder brother died early), and was born on September 15th in the 55th year of Kang-Xi era.

Keywords: Li Xu, Li Yi-Ding, Li Yi-Nai, Zhi-Yan Zhai, Red studies

* 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Professor,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aiwan.

* Research Fellow, Changyi City Museum, Shandong.